

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·中国卷

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名著选评

(8)

王列耀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 140 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法律外的航线	沙 汀 (1)
代理县长	沙 汀 (12)
防空	沙 汀 (24)
兽道	沙 汀 (36)
在其香居茶馆里	沙 汀 (47)
范老师	沙 汀 (64)
生日	沙 汀 (79)
祖父的故事	沙 汀 (90)

法律外的航线

少 丁

鼓动着钢铁的脉搏，喷着气，船朝前进行。

在这以上，溯石门滩，瞿塘上去，急流，夹江的峭壁做成的阴影，神匪，真使人忧郁，怪怕；船好像在深谷里航行。那些被历史的轴牵动着的汉子，头缠红布，穿着打结搭的滥裤子，站在岩石上，山坡上，翘起脚尖叫吼。他们可并不如传说一般，涉水如履平地，挥刀头落，而且，饿缩了的身体，的的确确曾为护船的洋兵所洞穿。

现在，是没有急流，阴影和神匪了，河岸展开着，仿佛天都宽了好多。

在铅色的天底下，田野，村落，狂奔的犬，幻灯似的掠过去了。这些，也正和中国任何一处内地相似，萧索，荒废，阳光都洗不掉的阴郁。然而，人们却向黄色的江岸呆视着，疲倦的眼是那么深，好像在那些野生的荒草丛中，在那潮湿的泥土里，在这衰老荒凉的外表下面，是跳动着新鲜的脉搏一般。他们过一分钟松一口气，而猜想未来的一秒一刻会碰着的奇迹。

当岸上高架着的木牌，正对面奔过来的时候，客人们都把头伸过船舷，连不识字的也睁大眼睛，推开别人的头和肩膀。

“那不是么？看！×××××！”

“往这边看过去呀，瞎子！”

在甲板上，那些杂色客人的杂色谈话开始了。他们是那样近乎郁闷的庄严，不住地，拿那响遍全中国，全世界的传说，使自己吃惊，叹气，神往。有的坐着。有的靠在栏杆上。有的背靠紧壁，坐在铺位上。

那个高长长的湖北佬，皱着眉头，颈子一偏，打断谁的谈话，说：

“你老是那里听来的啊！神话！比峡里的呢，是凶。有主义，有宣传呐。抢船么，那也看。前头，四川运的枪确实被抢了，在城陵矶。打了三天三夜。上海有走线。可是就因为有枪啰！好打出来。里边也难活呢。”

立在三等舱门口的包袱客，正和一个学生争嚷着，这时，他突然掉转头，叫道

“听呐！我说闹不好吧，田也分了，还是没吃的。”

“我是说盐这些东西啊。米么，倒便宜，规定了，几百钱一斗。可是盐，比人参贵。军队给堵断了呀，通不过。也有胆大的偷去卖，赚钱呢。”

“也给什么？咳！可以去呐？恐怕不能运多少罢？”负贩热心地问。

一个老头子，蹲在甲板上敲着烟斗，嚷道：“闹不好的！谁也闹不好！”急急忙忙地装好烟，站起来，“怎闹得好？人还没死够嘞！”他冲气似地，跑往船尾去了。

西崽掌着大洋盘，从冰箱边转过来，骂道：“死尸！没带眼么？”挺起胸，上最高的一层楼上去了，老头儿愤愤地，望着那消逝去的雪白的后身。

在上甲板上，栏杆的周围排好了钢板，外国水兵架着机关枪。一个背着枪的洋兵，衔着大烟斗，在光亮的甲板上踱着。香槟酒在玻璃盅里堆着花，大餐间里的绅士们，是忘掉了脚下荡动的船和崩裂的世界了。

那个由宜昌上船的中国兵士，把小小的脑袋伸向楼口望了望，又赶快缩回，喃喃着“妈的！真比我们团长还穿得阔！”

他退回船尾去，坐在厕所的门阶上。然后，分开脚，手搁在膝盖上去，向人众瞥了两眼，吐一口痰沫，他自言自语起来。

“样子倒满神气，拿上去试试看！”

许多头朝他转过来，于是，他两脚一张一合地，谈起那冒着火焰的恶战来，夸耀着自己和敌人，不把洋兵搁在眼里。

“我打十几年仗了，真没见过。婆娘些，裤儿搭在肩头上，扑过河来宣传你，娃儿些——老头子，笑么？不是好吃的果儿啊！手段，手段！怎么都干得出！所以凶呐！是那些洋盘么，哼！”

女人们垂下头，拿奶子往小孩子嘴里塞，叹气。一个中年人拍着大腿，腰肢一仰一屈地，说：

“啥世道啊！——不乱往那里跑！”

“往那里跑？今天要，明天要，人要光了，钱要光了就跑呐！原先是这样么？那篇书上有？只屙不吃倒对呐！”一种哑声接着说。

“你像也赞成呀？老哥？”兵士偏着颈子问。

“甚么……我说——你胡扯……”

兵士拍着膝头大笑起来。有谁喃喃道：

“这年岁，少开口啊！”

兵士突然止住了笑，眼睛几眨，不服地嚷道：

“你怕我卖他么？笑话！问清楚看！这些人都是，哼！眼睛放亮点！”

“啊，啊，那里！”有人害怕耍横，劝着，“裤带都松了呀！不给吃么？”

一提到肚皮的事，各人都马上感到肠胃的空虚了，有的谈起食物的便宜和味道，有的望着洋厨房出神，发气，有的跑往下舱的厨房里去了。

那个瘦小的伙食老板，他的眼睛已经被长年的油烟弄眯了。他拿二指头搥了一下胡子上的清鼻涕，又捏起竹筒，在大木桶里搅起来，给泥混的江水“打矾”。胖子下手，正弓着腰在小衣襟上对付跳蚤。火夫坐在米口袋上出神。厨房里的空气是比饥饿着的肚皮闲散。

拥下来的客人们气馁了。他们吞了一下口水，就齐声抱怨起来。

“喂！大师父！快饿过性了哟！”

“好让你少吃呐！算盘没打尽了！”

老板把搅着的竹筒停住了。眨了眨眼睛，他气凶凶地吼道：

“快了么？你看喉咙里都撑出手来了！”

“快了！快了！”胖子收拾了一下衣裳，心平气和地回答。他开始往锅里动着汤瓢，接着，盛了一点汤起来，把下巴伸出一步，用一种很仔细的神气去喝着，然后，拿围裙揩了揩那嘴接触过的部分。“好了！再一股火就好了！”他想喝

力安慰那些饿燥了的灵魂，好像这是他底义务似的。

一种粗大的噪音叫道

“不要催！他会把洗碗水给你吃嘞！”

胖子向那唠叨的人膘了一眼，打了个呵欠，两只手撑上腰，把脸掉到船舷外面去了。

风绞着烟，水花和岸上的泥土。在一簇屋子的高处，一片惹眼的红色奔过去了，远些，有一大堆人攒动着。船颠簸着，发出一种张惶失措的叫声，仿佛它正被神秘的两岸扼杀着一般。

“看！那，甚么呐！”有谁突然直瞪往岸上，叫起来。

“总是开会呀！不要闹！”

“啊哟，唧，唧！我的天公！”

“客人些！查票了！”

楼口传下来的声音使大家静默了。但是过了一分钟，咕咕咕的抱怨展开来。

“怎么？又要查呀！”

“简直像犯人啰！”

一个头顶发亮的老头儿，把吊在裤腰上的烟盒子打开，取出船票，挥着手，嚷道：

“这是假的呐？假的呐！——怕他查！”

带着唠叨和空空的肚皮，客人终于懒妥妥地望楼上拥去，那神情，恰像久未得食的灾民了。

胖子轻轻地松了一口气，笑了。火夫在灶门边上煤。老板抱了大土碗，往一片木板上安置着，他用围裙揩了揩眼睛，想着，跑到自己火舱隔壁的屋子里去了，一会又笑着出来，很当心地把门挪好，一面嚷道

“爽性点！查完就开。”

没有谁回答他的话，都一声不响地在工作着。于是，他自己也动起手来，拿汤瓢挑松了瓦盆子里的豆芽，然后往每一只土碗里分散。

油烟子给人带来了喷嚏和眼泪。浪花不住地从窗口跳进来。一遇着大浪，排列好的碗就互相碰着，发出尖锐的声音。

楼梯上有繁密的脚步声传来。

“快点！又下来摧命了！”

可是，等老板掉过脸去，他马上噤住了，两只手无力地垂下，握在手里的汤瓢，不知道是放下的好，还是捏住的好，他底脸更瘦小，眼睛也更眯眯了。

茶房们扮着鬼脸。船主和买办说的话，厨子很难懂的。那个说洋话的中国人，脑袋一动，带了两个侍者，到厨师的屋子里去了。

“船主！……”老板的舌头好像僵硬了。他又转向留在外面的茶房，声音颤抖地说，“一碗把酒……”

可是，他们只能替他流汗水。

两个黄鱼笔直地站在船主面前了，枯黄的手指弄着钮扣和领子，他们的面孔黄皱，忸怩，从蓝布大褂，家造鞋子发出泥土气和鱼腥气。

“买办！……你老人家，……”老板喃喃着。

“我作不到主呀！”买办拿肥下巴指着洋人，嚷。

一群人给船主做了大尾巴，劈劈拍拍地拖上楼去了。

老板甩着手吵起来

“我晓得有人坏我，对的！——暗害我！”

他满以为，一生缠不清的债账，一生油烟里的生活，在这一次的冒险当中总可以结束了，于是，靠着儿子和媳妇，吃两天闲饭，静静地死去。然而，眼睁睁这肥皂泡一般的希望，是被人戳破了！他拿围裙揩着眼睛。

那个胖子懒声懒气地劝道：

“急一阵又怎样呢？急一阵又怎样呢？”

楼梯口有人吆喝。

“来了！来了！”老头子应声着，把围裙解开，拂去了身上的炭灰，向楼梯边走去。

“听我说！”下手叮咛道，“见船主本人，底下人……”

“我没有得罪过人，唉，害我呀！”

汽笛急迫的哀鸣着，船行得慢了，它仿佛已经奔过这法律以外的航线，可以从从容容地缓口气一般，黄色的河岸，草屋，系在枯树桩上的破船，远远的镜子样晃着的湖泊，河道，都明明白白地望得见了。

客人们仿佛已经忘掉了饥饿，都围住买办室，翘起脚争看那犯规事件的结局。

那个买办，早被顽固的诉苦弄出脾气来了，他忍不住斩钉截铁地吼道：

“外国人的话不好说！他们的章程不是单写在纸上就算了。快些收拾东西吧！说上岸就上岸的！”

黄鱼们急得直跳起来。

“我们不懂得规矩！我们才出门呐！”

“我出了钱的！我给过他钱的！”

因为抱怨和失望，厨子瞪着眯睇的眼睛，只是痴痴呆呆地直叫道：

“我知道有人暗害我！对的！我没有得罪过人！”

围住看热闹的人，听了这些带哭声的干嚷，跳起的脚都放平下来。一个人提高嗓子，不自然地叫道

“都是中国人呐！那块石头底下不藏两条鱼呢？”

“对啰！”

于是他们便纷纷嘈吼起来，各人都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抗议，大声地说，好叫旁的人领教。一致的意见是，不应该黄鱼下船，因为他们是出过钱的，厨子可以把那不规则的票价退出来。

“我作不得主呀！”买办把衣兜一提，左腿跨上沙发的靠手，肥肥的脸望大众避开了。

船在慢慢地停止下来。靠南岸一边的救生艇开始降落，艇子两端立着的水手，像爬树似的，握着大麻绳，大腿一屈一伸的，哼着。

“我退钱呀！害我罢！好，到汉口就退呐！”厨子急急地叫，口水乱溅。

“还要命么？他吐出来就是了呀！”

甲板上突然嘈吼起来，从房舱里，统舱里挤出各样随意装束的人物，好像发生了火警。

“货舱走那里去啊！”

拿屁股抵住后面的人，拿手撑开撞着鼻子和下巴的头，人们拥挤着，木牌，远远动着的人，显然是在望岸边跑来的人，红旗，是在预示着奇迹的来临了。

“不要挤！不要怕！他们不会打！”

办事人的安慰丝毫无用，人们还是恨不得马上生两个翅膀。围着买办室打抱不平的客人也蓦地嗅出那另一种灾难来

了。

“简直叫人去送死啊！他们会被当作侦探的！”

“老实，这地方上岸么！唧！”

有的开始叫骂起来了，他们没想起自身的危险，只打算救出这三个洋人规则下的牺牲者。牺牲者们也认真快哭起来了，嘴唇发青，太阳穴颤动。他们的心里老是痛苦地想着：“这就是出门求财呀！”

买办是明白船主的意思的，正如一只狗明白它主子的脾气样，然而，他忽然很慷慨地说道。

“好，总之碰运气，我再去见船主！”

“不行！他会躲起来的！”有人反对。

一些人却嚷道：

“让他去！让他去！他往那跑呢？”

接着买办下来的却是四个洋兵。

“我说会走出蹊跷来呀！”有人失望地叫着。

于是打抱不平的人感到所有的努力是吹了，他们散开去，分做几簇，挤眉弄眼地唠叨起来。

四个外国兵咤吼着，比着手势，叫逐客们赶快到下面的艇子里去。

“唉！这就是出门求财呀！”三个人一齐哭叫出来。

他们拿屁股死死地抵住板壁，跺足甩手地嚎嚷着，身上放散出汗气和霉熏气。这土头土脑的固直，闷人的气息，几乎使洋鬼子束手无策了，他们互相呆笑起来。

买办从上甲板上俯下身子，脸红筋胀地叫道：

“你们动一下呢！单会吃饭么？”

茶房们却翻翻白眼，动着嘴，阴缩缩地溜走了。几个办

事员骂着，撩起后衣包，向黄鱼和厨子冲去，抓住他们的肩膀，拖着，揪着，像押解调皮的犯人似的。

那个好久没有张口的中国兵，忽然大叫起来，一只手拍着胸口：

“大家跟去！走！——不会咬人的！”

在岸上远处动着的人，旗子，已经停住了。接着，又开始望两边移动。在尘埃，草堆，树丛后面，动着的影子渐渐隐没。

跟在最后的两三个客人，在楼口边迟疑着，眼睛里充满忧郁和惊惶。接着，他们回转身，找自己的隐蔽所去了。

三个人站在艇子的中部，干嚎，指着天，手掌拍着屁股。他们一跺足，艇子便颠簸起来，于是，赶紧蹲下身子，抓住水手底膀臂。

从岸上一簇荒草里，撑出一个着蓝布短衫的人，挥着手，踢着脚，嘴里在嚷着什么，一会，又向左面的树丛中闪去了。

洋兵嘴角上浮着狞笑，手弄着枪机。

胖子拿身子伸出船尾的铁门，拚命地吼：

“说是不要紧！您手上有茧疤！”

“我没有得罪过人呀！……”

嘶哑的声调，给水声遮断了。

“你们说实话！说你们是下苦人！”兵士拿两只手当作号筒，也望着艇子嚷。他又车转身，对站在后面的同伴说：

“不会的！我敢保险！”

艇子载着痛苦和绝望，颠簸着。在它刚刚靠近岸的时候，从空旷的田野里，波涛一般的人声沸腾起来，接着，是

稀稀落落的枪声。

“不要怕！他们是指着上头——”

中国兵高兴的叫嚷被楼上快放的机枪声掩盖了。

上岸的三个人当中，有两个直劈了当地跌了下去。江的北岸，也突然迸发出枪声和人声。救生艇消逝在烟雾和火焰里了。

在广大自由的天底下，是横着田野，村落，黄色的江岸和黄色的波涛。波涛汹涌着，血和火汹涌着，好像要吞灭掉一切的不平和仇恨，衰老荒凉的大江是变年青了！

汽笛哀鸣着。船预备死里逃生。

[简 评]

《法律外的航线》既是沙汀所作短篇小说名，也是沙汀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名。茅盾曾说：“无论如何，这是一本好书！”

短篇小说《法律外的航线》，用写实的手法，很精细地描写出了中国处在半殖民地社会时的一种真实现象——中国失去内河航运权的半殖民地态势，也反衬出旧中国农村处于革命骚动中的生动情景。

在长江中游的急流、峭壁间航行的一只轮船，外国船王逼迫额外搭载的“黄鱼”船客登上小艇。在船上的外国水兵与岸上的“神匪”的相互枪战中，小艇与“黄鱼”们全部沉没江底。

小说以别致的画面，配以景观、枪声、议论，生动而具体地反映出一幕血淋淋的悲剧。

代理县长

少 丁

名义上虽然叫县衙门，但在私人谈话中间，即便县长自己，却也把它叫做标准“灵房”。因为这只是一排长五间的房屋，除掉柱头和檩子是道地的木料。其余都是用竹子扎成的。代替屋瓦的是茅草，周围栏着牛眼睛篾笆。白天还好，夜里最讨厌了，山风从四面的山头上兜灌下来，每每吹破篾笆上的糊纸，于是老爷们就不能不尽量把头缩进被窝里去，就像猫儿狗儿睡觉那样，在床上蜷做一团。

县长到省城公干去了。他自己宣布的目的是替难民请赈，实际上是活动行政费。他走了两个月了，起初还时常给同僚来信，告诉他们一些接洽上的烦难，最近却少有信来了。他是军官出身，又住过半年县政训练班，所以当接到委任时，一看是重灾区，便很热情地表示他要苦干一番。但一走进这残破的城市，又立刻灰心了。用他自己的话讲，他“马上冷了半截”，因为他“连做梦也没梦到会这样糟”！

现在，留在衙门里的只有第一科科长和第三科科长，以及代理县长职务的秘书。秘书名叫贺熙，是个年近40的汉子，面孔白净，毛孔却极粗大。他当过小学教员，后来又在招安军队里混过很长时间。本是有烟癖的，但早已只吞服一两颗烟包子“吊瘾”了。他的动作活泼，脸孔很会表情，简

直是“要哭有哭，要笑有笑”的。他常常自夸他是一个老“跑滩匠”，见过很多希奇古怪的场面。

代理县长这时正在誊写禁止灾民出境的告示。第三科科长也在埋着头写，别一个却还摊在床上；这个原本健旺的老人，已经拖出毛病来了。他紧裹在被窝里，只让一张黄而打皱的大脸露在被子外面，头上缠着一条“祝君平安”的毛巾。他在唠唠叨叨地抱怨着，很不满意县长。他早年曾经做过一两次县衙门的收发，是个肝火极旺的人。

“简直是胡涂虫！”老科长忽然愤激地说，微微欠身起来，“胡涂虫还晓得爬一下！才接到委任状我就对他讲过：把政费靠稳呵！本来地方就很苦寒，——你们看这个昏蛋！……”

老科长突地唉声叹气起来，重新躺下去了，跟着来的是一声沉重的叹息。他觉得这一次的出门太失策了，倒是蹲在家里坐冷板凳好些。那第三科科长没有答理他，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青年人，油黑的面孔上生着几颗面疱。便在清闲的时候，他也只会挤着面疱里的油脂消遣。

代理县长丢开公事，倒是把脸转过来了，他用笔杆搔着鼻翼，笑道。

“他是太相信苦干了吗？”他照例把一切都付之一笑。

老科长原是严肃而认真的，这使他更加生气起来，拍着床单吼道：

“苦干个屁！这骗得过我吗？一来就清查这门款子，那门款子，看出没有指望，就溜了！”

代理县长没有回答，仅只从鼻孔里嗤嗤地笑了两声。屋子里立刻沉静了，时钟滴答地细语着，炖在火盆上的水罐发

出幽微的声响。这时是早晨九点钟。为要赶忙把告示张贴出去，他们一起床就动手工作，所以屋子里还弄得乱七八糟的。地上散布着口痰，谷草和火柴头，被盖毯子耸做一团。代理县长甚至连脸也没有洗。而末了，他终于誊写好自己担任下的几份，大大地伸个懒腰，掷下笔站起来了。

“天底下哪有那样多认得真的事呵！”他用叹气一般的声调说，两只手按着头发往后一拢，“我这个人就这样：没关系！到哪匹山唱哪个山歌，·”

他就这样懒懒地自言自语着，一面校对着写好的告示，搔着头和肩膀，好像刚从灰堆里洗过澡来的鸡婆一样。这当中没有谁插他的嘴。他穿着一身灰布军装，只有三个黄铜钮扣，棉外套的领子高耸在肩头上。他随后走到火盆边去，拿食指在水罐里搅搅，探探温度，于是动手洗起脸来。

他忙着从床架上扯下一条毛巾，于是自负地叹息道：

“这种烂帐日子我倒过得多呵！·”

他的洗脸是有一种特别的派头的。要滚烫的水洗，洗的时候把脸全部浸进水里，拿毛巾按着原是发炎的鼻子揉搓，息里呼呖，好像在水里搓洗衣服一样。随后还要打扫烟筒似的，用毛巾的一角，尽量塞进鼻孔里去，不住转动。“别的都不要紧，”他时常这样愉快地说，“这帕脸非洗舒服不可！……”

因为老科长又提到要走的话，代理县长就把水流水滴的脸略抬起来，打岔他道。

“好好养你的病吧！——既来之，则安之！”

“我没有什么安不安的！”老科长回答道，“住孤老院还比这鬼衙门强得多！我也蹲过一些衙门，从来没有这样